

任月海 著

康熙
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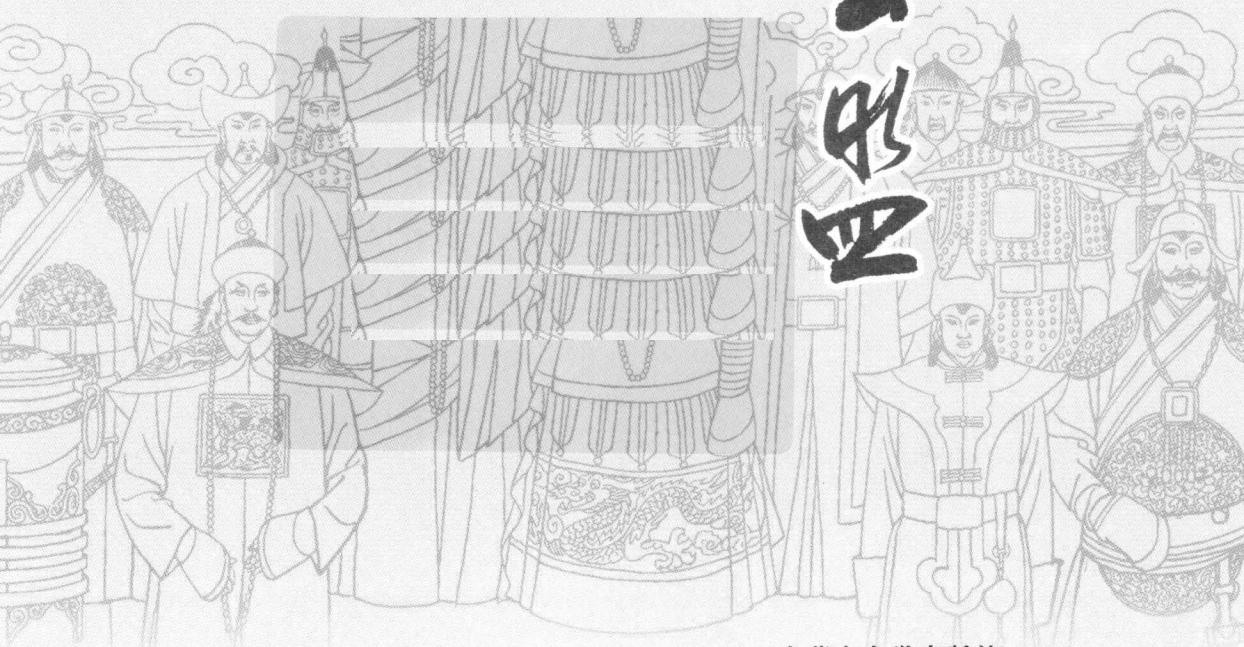
三明四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PRESS

任月海 著

康熙
聖人
全形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康熙会盟,任月海著.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7. 7

ISBN 978 - 7 - 81115 - 195 - 4

I. 康... II. 任... III. 电视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6983 号

书名	康熙会盟
著者	任月海
责任编辑	彩 娜
封面设计	张燕红 若 希
出版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大学西路 235 号(010021)
发行	内蒙古新华书店
印刷	呼和浩特欣欣彩虹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 × 1092 / 16
印张	22.75
字数	345 千
版期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81115 - 195 - 4
定价	3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目 录

第一章 喀尔喀纷争 康熙帝调停	/1
第二章 三方斡旋	/19
第三章 库伦伯勒齐尔会盟	/37
第四章 背信弃义	/56
第五章 皇太后授机宜 噶尔丹突起兵	/75
第六章 土谢图汗败逃 谈判清使受阻	/93
第七章 喀尔喀全线崩溃 康熙帝坐视观战	/110
第八章 噶尔丹部内讧	/129
第九章 尼布楚定约 噶尔丹困惑	/147
第十章 噶尔丹再次东进 康熙帝部署会盟	/167
第十一章 西藏活佛怂恿 噶尔丹兵入边	/186
第十二章 噶尔丹肆意妄为 康熙帝备战迎敌	/204

第十三章	乌尔会河之战	/222
第十四章	康熙帝御驾亲征 噶尔丹直趋多伦	/240
第十五章	康熙帝忍病帷幄 噶尔丹据险待战	/258
第十六章	乌兰布通之战	/275
第十七章	裕亲王中计 噶尔丹逃脱	/291
第十八章	噶尔丹生计窘迫 康熙帝酝酿会盟	/309
第十九章	汇聚七溪	/326
第二十章	多伦诺尔会盟	/343

第一章

喀尔喀纷争 康熙帝调停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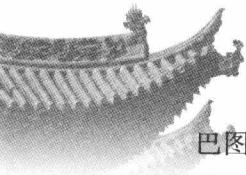
初夏的漠北草原，一派嫩绿，蜿蜒的河流在绿色中流淌，远处几顶毡房冒着缕缕炊烟。

2

草原上。驰骋着两匹骏马，两个骑手挥鞭策马。不一会儿两匹马齐头并进，逐渐放慢速度。一位英俊的骑手对另一人说：“巴图，你看这草场有多好啊，怎么见不到多少牛羊呢？真可惜呀！”

巴图略显喘息地：“少爷，你还不知道呐，最近两年，扎萨克图汗部的人依仗噶尔丹撑腰，向我们大汗索要他们的逃众，大汗不答应，他们就在这一带经常抓我们土谢图汗部老百姓的牛羊，弄的人们也不敢在外面儿放牧啊！”

被称作少爷的那人不快地：“都是些陈年老账，扯也扯不清楚。归还属民和牲畜，那是两部大汗之间的事，不能总拿百姓出气呀！哼，草原上要是没有了牛羊、没有了百姓，看这些大汗们还能争什么去！”



巴图向前一指，对少爷说：“敦多布少爷，你看！前面就是扎布苏宰桑的营地。”

敦多布兴奋起来：“好几年没见到扎布苏宰桑了，还真想念他啊。”两人催马，加快速度，朝营地方向奔去。

3

营地里。一群蒙古男女在毡房前眺望着远方。敦多布和巴图骑马走进营地，到了人群跟前，两人翻身下马，敦多布将马缰绳递给巴图。

一位中年男子迎上前来，兴奋地：“敦多布少爷，可把您盼来了。”一边说着，一边从怀里掏出一条兰色的哈达，躬身献给敦多布少爷。

敦多布高兴地：“扎布苏宰桑，你过得好吗？”

扎布苏苦笑了一下，叹息地：“嗨！少爷，毡房里说吧！”

人们簇拥着敦多布向一顶蒙古包走去。

4

草原上。一队蒙古骑兵在草原上奔驰着，地面发出隆隆的声响，马队过处，一片尘埃。战马止步，众骑士向前面一个满脸胡腮的人靠拢过来。

大胡子举目远眺，观察着远处的营地。

不一会，大胡子回过头来，向骑兵们喊道：“扎萨克图汗部的勇士们！听着！二十多年前，在我们扎萨克图汗部内讧的时候，有大批的百姓逃到土谢图汗部，大批的牲畜也赶到了他们的部落里。那个贪婪的土谢图汗，那心呀，比恶狼的胸腔都黑，仗着人多势众，到现在也不归还给我们。你们可要知道，我们的兄弟姐妹还在给他当奴隶，我们的牛羊任他享受啊！你们说，这公平吗？！”

众骑士激愤地：“不公平！不公平！我们要夺回来！”

大胡子：“对！我们要通通地夺回来。扎萨克图汗部再也不能当软绵羊了。如今我们和噶尔丹大汗结盟，也不能再受人欺负了。你们看！前面就是

土谢图汗部的一个营地，我们要抢回应该属于我们的牛羊，要抢他们的属民给我们当奴隶！”

一个骑士：“对！说不定还能抢回几个姑娘呢！”

众骑士哈哈大笑。

大胡子抽出明晃晃的马刀，命令道：“勇士们！出发！”

众骑士向营地方向呼啸而去。

5

毡房里。敦多布、巴图与扎布苏一家围坐在一张桌子旁，桌子上早已摆放好了手扒羊肉。扎布苏的妻子弯腰给敦多布和巴图倒奶茶。

扎布苏用蒙古刀切下一片肥肉，很恭敬地递给敦多布。然后，叹息地：“敦多布少爷，这些年来，喀尔喀草原你争我夺，百姓受尽了苦难啊！今天你抢我的，明天我偷你的，眼睁睁看着嫩绿的青草，也不敢把牲畜放出去。哎——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

敦多布：“真是作孽呀！这一路上，我和巴图都看到了。草原上，没有了安宁，哪有部众的幸福啊。”

扎布苏祈求地：“少爷，您可是咱大汗的爱孙呀，您求求大汗，不要再和扎萨克图汗部斗下去了。这对谁都没有好处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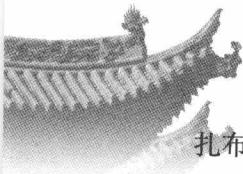
敦多布也有些激动地：“是呀！大汗和佛爷也该清醒了，不能这样下去了。”

突然，毡房外乱哄哄起来，有人在喊：“扎萨克图汗的骑兵来啦！快跑呀！快跑呀！”

扎布苏一惊，急切地：“少爷！快看看去！”几人急忙起身，出了毡房。

6

营地里。男女老少，东躲西藏，乱作一团。大胡子率领着骑兵，手握马刀驱赶着人群。



扎布苏见状，急忙喊道：“巴图！快去牵马，保护少爷，向东面跑！快呀！”

巴图慌忙向不远处的拴马桩跑去，未到马的跟前，就被几个士兵拦住了去路。巴图急忙抽出腰刀，喝道：“你们干什么？”

骑兵们疯狂地向巴图砍杀过来，双方厮杀起来。

字幕：清康熙前期，在漠北喀尔喀草原上，以土谢图汗部为首的左翼与右翼扎萨克图汗部因属民和牲畜归属问题，长期不和，部落冲突频繁，民不聊生。

敦多布拔出腰刀，正要冲上去，被扎布苏死死抱住。扎布苏劝阻道：“少爷！不能去，不能去，赶快逃命吧！快呀！”

敦多布一边挣脱着，一边愤怒地喊着：“我就不相信，喀尔喀草原真的没有了规矩，让他们胡作非为，任意抢掠？”

扎布苏急道：“少爷，快走吧！现在的喀尔喀草原，谁会和你讲规矩，逃命要紧，快呀！”

敦多布终于挣脱扎布苏的阻拦，冲向攻杀巴图的骑兵。

敦多布手举腰刀，大喝：“住手！你们都住手！”

厮杀的骑兵们一怔，为首的大胡子骑在马上大叫：“你是什么人？”

敦多布严厉地：“我是土谢图汗部的敦多布，你们随意抢掠我们的营寨，难道不怕受到惩罚吗？”

大胡子先是一惊，转而奸笑道：“啊！是敦多布少爷，真是一表人才啊。你说什么？惩罚？要惩罚谁呀？！你那该死的祖父，贪得无厌，霸占了我们多少属民，霸占了多少牛羊，谁去惩罚他呢？哈哈——勇士们！真是佛爷保佑，今天可碰到个大猎物，千万别让他跑了！快把他抓回去，大汗一定有重赏！快呀！”

士兵们一哄而上，又是一阵厮杀。敦多布、巴图、扎布苏三人力量不支，都被扎萨克图汗的士兵捆绑起来。

营地里。扎萨克图汗部的士兵们驱赶着人群和牛羊，掀翻蒙古包，抢掠着包内财物。营地的老幼哭喊着。

草原上。敦多布、巴图、扎布苏等十几名男子被绳索捆绑着，妇女老人和孩子跟在后面，大胡子带领着骑兵，驱赶着人群和牛羊，扬扬自得。

在一个藏式寺庙的庙堂里。几尊佛像下点燃着酥油灯，西藏摄政桑结嘉措和一个老喇嘛坐在佛像下的一张桌子旁，声音很低地嘀咕着。

桑结嘉措把手里的一份谕书扔在桌子上，对老喇嘛说：“依我看，康熙皇上现在似乎没有吞并喀尔喀的企图，他的目的是为了喀尔喀的稳定。既然如此，他让我们派人去喀尔喀蒙古调解争端，还是去一趟为好。表面上，我们和大清的臣属关系还是要维持的。”

老喇嘛：“只是，土谢图汗部仗着人多势众，越来越不听话了。尤其是达赖喇嘛的那个弟子哲布尊丹巴，太傲慢了，狐假虎威，好像他就是喀尔喀蒙古的主宰。甚至凌驾于西藏圣教权威之上！不把他的气焰打掉，恐怕对我圣教在蒙古地区的宏通，不利呀！”

桑结嘉措思量着：“是啊，不派一个强手恐怕不行。”

老喇嘛：“老僧推举一人，定能把事情办好。”

桑结嘉措：“是谁？”

老喇嘛：“甘丹寺赤巴。”

桑结嘉措恍然大悟地：“对！西勒图活佛，他可是宗喀巴座上喇嘛，地位高贵，让他主持喀尔喀左右翼会盟，能够震慑住哲布尊丹巴。对了，再让

康熙
年
月
日



他带上青海郭隆寺的章嘉活佛，他能言善辩，能帮一下西勒图活佛。另外，让噶尔丹汗也要派人去，替扎萨克图汗部说话。”

老喇嘛：“好！就这么办。”

字幕：事实上，早在四年前，五世达赖喇嘛已经圆寂，西藏摄政桑结嘉措，根据达赖喇嘛的遗嘱和当时西藏内外复杂局势，秘不发丧，并以达赖喇嘛的名义行使内外权力。

10

京城郊外的狩猎场上。一队人马追逐着一只狍子。为首者骑术娴熟，紧盯猎物，不时地用鞭子抽打着马背。突然，那人用嘴衔住马鞭，从马鞍旁抽出弓箭，朝惊慌失措的那只狍子射去，箭矢正中狍子的喉咙。后面一个又白又胖的人，尖声尖气地叫着：“射中了！射中了！皇上的箭法太神了！”

众人翻身下马，围到猎物跟前观赏着。

内大臣费扬古翘动着胡须，赞道：“皇上的锐气势不可挡，老臣都有些跟不上趟了。”

太监李德全哈腰上前，将一块手帕双手递上。康熙接过手帕，一边擦拭着额头的汗水，一边兴奋地对众人说：“啊！不行了。这两年朕在宫里呆久了，身体可不如从前啊。这不，只追了一只狍子，就满头大汗了。”

皇长子胤禔急忙赶到前面，蹲在地上，翻动着被击中的狍子，喊道：“皇阿玛射中的可是要害呀，就是一只老虎，恐怕也没命了。”

众人哈哈大笑。

康熙略显郑重地对胤禔说：“胤禔啊，骑马、打猎，可是咱老祖宗开疆拓土的根本，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能丢呀。丢掉了这些，江山可就无法永固啦。”转眼又向众人道：“何况我大清的江山，现在还不能算作太平。南边儿倒是消停了，北边儿还是有麻烦呀！”

胤禔庄严地：“请皇阿玛放心，儿臣一定谨记皇阿玛的教导，练就一身好本领，为大清的江山永固，献身沙场！”

康熙拍拍胤禔的肩膀，高兴地：“好啊！阿玛相信你。这只狍子，阿玛就赏给你了！”

胤禔：“儿臣谢皇阿玛！”

众人向胤禔投以羡慕的目光。

11

林荫路上。康熙与费扬古在前散步，胤禔、太监李德全和侍卫白羽紧随其后。

康熙一边散步，一边问费扬古：“漠北喀尔喀左右两翼，争端之事不知怎么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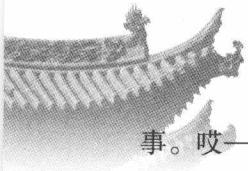
费扬古为难地：“稟皇上，漠北蒙古比较复杂，几乎没有什么进展。”

康熙放慢脚步，饶有兴趣地：“噢，详细说说。”

费扬古：“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喀尔喀蒙古左右两翼的矛盾从顺治八年就开始了，那一年，右翼的扎萨克图汗诺尔布去世，他的次子旺舒克袭汗号。时间不长，罗卜藏突然领兵杀死了旺舒克。这下子，右翼大乱，属下的很多百姓赶着牲畜逃到了土谢图汗部。右翼的一些台吉向土谢图汗求援，要求协助他们平息内乱。左翼的土谢图汗、丹津喇嘛倒也不含糊，与右翼的阿海岱青一起，领兵打败了罗卜藏。罗卜藏在准噶尔被噶尔丹的哥哥俘虏，囚禁了十年，诺尔布的三子成袞当上了扎萨克图汗。”

康熙停住脚步，仔细听着。费扬古接着说：“后来呀，罗卜藏逃走，召集属下，袭击了噶尔丹的后方，获取了大量的战利品，还杀死了噶尔丹的幼弟。成袞不念旧恶，允许罗卜藏回到旧土居住。时间不长，成袞听信谗言，令儿子沙喇攻打罗卜藏，这罗卜藏不堪一击，逃到西藏达赖喇嘛那去了。这一次，右翼的损失可不小，打仗的时候，属民和牲畜大多流入左翼，土谢图汗又发了一笔大财。扎萨克图汗成袞几次派人到土谢图汗处，索要自己的属民，土谢图汗就是不还，搞的两部矛盾重重。”

康熙突然想起：“哦，当年扎萨克图汗好像派人来过北京，希望朕给做主解决此事。说实在的，当时‘平三藩’、‘攻台湾’，实在没有精力办这些



事。哎——也算是朕对喀尔喀蒙古的亏欠吧。”

费扬古接着：“成袞又向达赖喇嘛求援，达赖派去一个特使，也是无能为力。”

康熙略有所思地：“依朕看，土谢图汗力量越来越大，对我大清的漠南蒙古各旗，恐怕也是个威胁。你想想，从顺治年开始，苏尼特的腾机思叛乱、察哈尔布尔尼叛乱，掠夺巴林部、土默特部等等，哪件不是土谢图汗部操纵的。朕的心里明白，那个土谢图汗部首领察珲多尔济和哲布尊丹巴活佛一直都想做喀尔喀的霸主，也不可小视啊。”

费扬古：“自康熙二十三年，臣等出使土谢图汗部以来，哲布尊丹巴活佛和察珲多尔济，倒是常派信使与我大清联络，关系还算融洽。而准噶尔部的噶尔丹势力日盛，又与扎萨克图汗部结盟，使喀尔喀两翼的矛盾，越来越紧张了。”

康熙关切地：“噢，有这么严重？”

费扬古：“近来，扎萨克图汗成袞去逝，他的儿子沙喇继承汗位，与噶尔丹的交往更为密切。并依仗噶尔丹的支持，频频向喀尔喀左翼索要逃众和失去的财产，可这察珲多尔济哪想归还。双方矛盾越来越深，大有干戈相见的迹象。”

康熙：“顺治十二年，虽说大清在喀尔喀蒙古地区设立了七个扎萨克，其实那也不过是名义上的，并非大清的直接臣属。他们之间的矛盾朕也不好直接干预啊。如果他们自己能够解决，那是最好不过了。”稍停顿了一会，康熙神色变的严厉起来：“朕担心的不是这个，朕最担心是噶尔丹。如果噶尔丹插手喀尔喀事务，势必使矛盾更加恶化。所以呐，朕前几年派你们这些贤能的大臣，出使喀尔喀各扎萨克，目的就是让喀尔喀左右两翼的汗和台吉们消除隔阂，彼此团结，以防外人的插手啊。哎——现在看来沙喇与噶尔丹的进一步结盟，不是个好征兆呀！”

内大臣明珠匆匆走来，后面还跟着一位喇嘛。两人快步到康熙近前，叩道：“臣请皇上圣安。”

康熙：“噢，是阿齐图格隆回来了，快快平身吧。”

阿齐图喇嘛起身，禀报说：“皇上，臣奉旨出使达赖喇嘛处，达赖喇嘛

同意再派使者前往喀尔喀，调解纠纷。所派使者已经于两个月前，从西藏出发了。”

康熙高兴地：“好啊！真不容易呀。上次达赖喇嘛奉朕之命，派遣参巴陈布喇嘛到喀尔喀议和，没想到，刚走到归化城附近就病逝了，白白耽误了大半年的时间。阿齐图格隆，不知这次派的是哪位高僧前往啊？”

阿齐图喇嘛说：“稟皇上，是甘丹寺法台西勒图活佛。”

康熙笑着对明珠说：“啊，是位高僧大德呀！西藏黄教在蒙古人心目中的分量，朕是知道的。朕就是想借助达赖喇嘛在蒙古的影响，协助处理喀尔喀各部的纠纷。所以才屡次邀请达赖喇嘛协助喀尔喀议和。这一次，但愿这位西勒图活佛，能顺利到达喀尔喀啊！”

12

夕阳西下，扎萨克图汗部的营地。敦多布、巴图、扎布苏被分别捆绑在牛车轮子上。被俘获的男女部众蓬头垢面，蹲在草地上。

大胡子拿着一条鞭子耀武扬威，引来一群扎萨克图汗部的男女围观。

被绑在牛车轮子上的巴图怒目圆睁，朝大胡子大骂道：“你这个蠢货，放开敦多布少爷！不然，我们土谢图汗部的大军打来的时候，我先砍掉你的脑袋！蠢货，快放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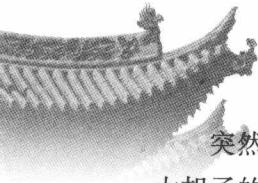
大胡子用鞭子抽打着巴图，怒吼：“你砍我的脑袋，恐怕没有机会了吧？我先抽开你的皮，拖到野地喂饿狼，看你拿什么砍我的脑袋？！”更加凶狠的抽打着。被俘的男女部众惊恐万分，不敢直视。

巴图还是不停地叫骂：“你这个畜生，早晚会遭报应的！”

大胡子对一士兵喊道：“拿马粪把他的臭嘴堵上！”一个士兵从地上拾起几块马粪，另几个士兵一拥而上，往巴图的嘴里塞马粪。

被捆绑在另外一个牛车轮子上的敦多布，朝士兵们大喝：“住手！你们住手！你还是不是喀尔喀人，这样侮辱一个被绑在车轮上的人？！”

大胡子快步走到敦多布面前：“啊！我都忘了，那让你也尝尝马粪的味道吧！”说着，示意几个士兵往敦多布嘴里塞马粪。



突然，围观的人群中冲出一位衣着华丽，相貌十分漂亮的姑娘。她夺过大胡子的鞭子，抽打着几个士兵，怒道：“混蛋，滚开！滚开！你竟敢欺辱一个贵族，不怕治你们的死罪吗？！”

大胡子申辩：“他可是咱们的仇人啊，难道娜布琪公主忘记了他们土谢图汗部是怎么欺凌我们的？怕是公主看上这个英俊的少爷了吧？问一问他，愿不愿意娶你？”

围观的人们哄笑起来。

娜布琪的脸羞红了，暴跳如雷地：“我看上谁，还需要你这个下贱的人来说三道四吗？！”说着，愤愤地把鞭子扔到大胡子的身上。

人群中有人喊道：“大宰桑来了！大宰桑来了！”

围观的人闪开一条小道，娜布琪公主的父亲道尔吉大宰桑，带着几个侍卫走过来。

大胡子赶紧上前，禀报：“大宰桑，下人捉到了土谢图汗部的敦多布。”

道尔吉吃惊地：“啊！是谁？”

大胡子又回答：“是土谢图汗的孙子，叫敦多布。”

道尔吉急切地：“这么鲁莽，是谁叫你干的？”

大胡子：“下人是奉大汗的命令，抢夺土谢图汗部的人畜时，撞到的。”

娜布琪愤怒地：“阿爸，那个少爷被大胡子绑在车轮上了。”

道尔吉紧走几步，见到嘴边还残留着马粪的敦多布，回过头来，向大胡子训斥道：“胆子也太大了！是谁叫你们这样对待敦多布少爷的？还不赶快松绑？！”

大胡子欲言又止，郁郁不快地给敦多布松绑。

道尔吉脸上堆着笑容，对敦多布说：“敦多布少爷，都是下人不懂事，让少爷受苦了，让少爷受苦了。”

傍晚，扎萨克图汗沙喇的大帐里。沙喇和新娶的妖艳的妻子正在陪噶尔丹的爱将阿拉布坦饮酒，两名侍女在一旁伺候。

阿拉布坦举起酒碗，笑着：“为大汗娶到了喀尔喀草原上最美丽的古木达姑娘，干一碗！”

沙喇也端起酒碗，笑着：“托佛爷的福，也托噶尔丹大汗的福，才娶到了心爱的古木达姑娘啊。感谢阿拉布坦将军，一路风尘，为我祝婚。来！干一碗！”

两人一饮而尽，古木达接过侍女的铜酒壶，为两人斟酒。

沙喇用刀子切下一块肉，递给阿拉布坦，踌躇地：“先汗在世的时候，为了要回被土谢图汗吞并的人畜，曾经到处奔波，最终也没弄出个结果来。这事，现在又落到我的头上了！实在是一件难办的事情呀。”举起酒碗喝了一口。

阿拉布坦：“大汗，你应该明白，在草原上，自古以来，被别人夺去的美女和肥壮的牛羊，可没有白白送回来的道理啊。”

沙喇不快地：“照你这么说，我扎萨克图汗部的那么多属民，那么多牲畜，就永远要不回来了吗？”

阿拉布坦：“那倒不一定，这要看大汗有没有决心了。”

沙喇：“怎么没有决心，我的军队也在抢夺他们的人畜嘛。可今天我夺他一个营地，明天他就抢我几个营地，这也不是办法呀！哎——总不能去攻打土谢图汗的大帐吧？！这不等于拿着自己的羊羔，往狼群里扔吗？”

阿拉布坦向前探了一下身体，声音略低地：“如果有一天噶尔丹大汗与你一起攻打土谢图汗的大帐，定能解你心头之恨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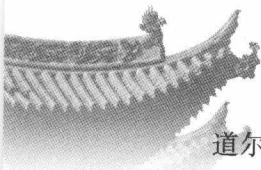
沙喇一怔，惊讶地：“噢！”

傍晚，沙喇大帐外。燃起几堆篝火，四名士兵手握长枪守护在大帐门口，另有几名士兵在大帐外围巡逻。

道尔吉匆匆走来，一个士兵上前行礼。

道尔吉问：“谁在大帐里？”

士兵回答：“大汗与准噶尔部的阿拉布坦将军在喝酒。”



道尔吉不高兴地：“他又来干什么？！”

士兵：“大宰桑！我去禀报。”说着，士兵进入大帐。

不一会，那个士兵从大帐出来，撩起帐帘，道尔吉大步进入大帐。

15

沙喇帐内。阿拉布坦见道尔吉进来，连忙起身，招呼道：“啊，是尊贵的道尔吉大宰桑来啦！”

道尔吉一边往里走，一面嘲讽地：“啊，原来准噶尔的大将军来了。这么远到我们扎萨克图汗部，可够辛苦的。”

阿拉布坦略显尴尬地：“沙喇大汗娶到了天仙一般的妻子，理应祝贺嘛！”

道尔吉：“要是这样，也就好喽！”

沙喇解围地：“大宰桑，快过来喝酒吧！”

道尔吉坐定，沙喇对身边的古木达说：“给大宰桑斟满酒，这可是扎萨克图汗部的元老呀！不要说我是，就是先汗在世时，也要敬他几分哪！”

道尔吉对沙喇说：“大胡子率领的一支军队，夺取了土谢图汗部的一个营地，还把土谢图汗的孙子敦多布少爷给抓来了。”

沙喇精神一振：“啊，敦多布？人在哪儿？”

道尔吉：“软禁在我的营地里。”

阿拉布坦：“这可是佛祖赐给大汗的好机会啊。”

沙喇不解地：“阿拉布坦，这话怎么讲？”

阿拉布坦奸笑地：“听说在土谢图汗的儿孙当中，他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敦多布少爷。如果把敦多布扣做人质，让土谢图汗归还人畜，看他答应不答应。”

沙喇有些动心，思索起来。

道尔吉摇头，对沙喇说：“恐怕不行。土谢图汗是个爱财如命的家伙，恨不得一口吞掉整个喀尔喀草原。依我看，他不会做这笔交易的。”

阿拉布坦：“敦多布可是他的爱孙，这交易他不做也不行啊。”